

情之所至 大气凛然

——谈新编京剧《齐王田横》的艺术特色及思想内涵

刘 鹏

田横，原为齐国贵族，是秦末群雄之一。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，田横就与其胞兄田儋、田荣也起来反秦自立，兄弟三人先后占据齐地为王。后来，汉高祖刘邦统一了天下，但是田横不肯称臣于汉，就率五百门客逃往海岛。刘邦又派人招抚，他被迫赴洛阳前去招抚，在途中距洛阳三十里地的尸乡自杀而亡。消息传回海岛，五百部属闻田横死，亦全部自杀。悲壮的历史事件，就源于齐鲁大地，就发生在青岛即墨市以东的今天的田横岛，所以由青岛市京剧院来排演本土题材的剧目，理所当然。

一、“背躬式”的表演

京剧《齐王田横》，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展示刘邦与田横的“正面”交锋，我们只所以把“正面”二字加上引号，是因为田横与刘邦之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不同的时空，我把它称之为灵魂的对话与碰撞，这种对话与碰撞类似于戏剧表现形式的“打背躬”。在传统戏中，打背躬是一种很重要的，也是很典型的一种戏曲程式性的表演手法，而且在传统戏里，有类似很多的背躬戏，如大家熟知的《武家坡》、《桑园会》等。这种程式性的表演手法，在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中，也被广泛的使用，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，阿庆嫂、刁德一、胡传魁三人之间的那场“智斗”，就是很典型的背躬戏。这种背躬戏的形成的前提是，不同的人物在同一个地点、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事件中展示的不同的心理活动、内心独白。

而《齐王田横》一剧中，并不具备一个故事中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这些特定条件，所以，它又不能完全的定性为背躬戏，只能算是运用了“打背躬”的戏曲程式性的表现手法，我把它称之为“灵魂的对

话与碰撞”。例如戏的第一场，韩信违背了刘邦的旨意，利用刘邦派出使者和田横议和的时机，抓住田横放松警惕的机会，攻破了田横的城池，屠杀百姓，烧毁城市，迫使田横不得已弃城而逃，使田横对议和这一行动，产生了怀疑与怨恨，从而决定重举义旗。与此同时，韩信违背了刘邦之意，破城、屠城事件的发生，又破坏了刘邦为统一天下大业而制定的收天下先收田横的计划，这样一来，使刘邦和田横有了共同的焦点。所以，破城、屠城这一事件的发生，使得刘邦与田横的交锋冲突，有了依据。但是，只是单单依靠这些依据，还不能形成舞台上所体现的，人们常说的看戏。我们让观众看到什么，才能接受这种贯穿全剧的表现形式呢？熊熊的烈火中烹人的炉鼎，破损的齐国大旗，倒塌的城墙，刘邦派来议和的使者被愤怒的将士用枪尖叉在空中，准备扔进沸汤滚滚的烹人炉鼎……这种舞台体现，强化了韩信破城屠城事件的恶果，强化了田横的恨怒悲愤的情绪，加强了刘邦的不安与焦虑，二人唇枪舌战的激烈交锋，形成了这个独特的表现形式。

二、以情治戏

戏曲，就是以程式化的歌舞形式，演绎形形色色的人和事。故事演的好不好，到不到位，关键在于是否演的感人，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是否真实可信，是否能用戏曲的程式化语言来完成这一项重要任务。所以，故事要演的真切感人，关键就是在一个“情”字上。情是一切文艺作品的灵魂，戏曲更是如此，没有了情，没有了人物情感上的震撼，作品就会没有了灵魂。

在《齐王田横》一剧中，每个人物都性格鲜明。田横忧国忧民，不肯轻易被招抚；刘邦急于统一天下，

招抚田横；戚姬深明大义；田母，一份慈母爱子之情……众多人物在心里上的不同变化，也给演员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。一是，在“背躬式”表演技法里，要让观众看懂戏，看懂故事。第二，还要在此基础上，把握好人物性格，把握好感情的运用，以情带戏，以情带心，把观众真正的带入戏中。当然，演员首先要知道所扮演的人物所处的环境生活背景，矛盾冲突和人物的思想脉络，要表现什么，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和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职位年龄和身份等。用心去体会人物的情感，而演员也要把自己融化到人物当中去，同人物一起做到喜怒哀乐，才能把人物心底的“情”表现出来。所以说在《齐王田横》一剧中，情感的展现极为重要。

作为戏曲演员，不仅要对生活进行体验，而且要对艺术形象进行体验，即角色情感体验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将舞台上的人物塑造的完美，鲜活，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提示的淋漓尽致，令人信服。而演员还要准确的深刻而又细腻的来刻画剧中的人物性格，这一切，都要汇集一个“情”字。

三、矛盾尖锐

在齐王田横一剧中，矛盾冲突，也可以说是一大特色、一大亮点。这种矛盾冲突的层层递进，不断地碰撞出新的火焰，将故事由起、承、转、合的发展路线，一步步推向高潮。可以说，没有冲突，便没有戏剧。

以第三场的“转”式部分为例，可以说，这是整个剧的“戏核”部分、重头戏。一是主要人物都有所呈现，而且情感极致，每个人物的思想情感都几乎要达到最高端。田母，在漫天飞雪，寒风瑟瑟中登场，面对着因断了炊粮而又饥寒交加的齐国百姓，众人的众说纷纭，有人希望归顺，有人希望抵抗，有人希望举兵起义，有人希望落旗投降，这无疑是再给自己的爱子田横，又添压力。一位慈母，一位百姓中的长者，心中的矛盾可想而知。如何劝解百姓，如何安慰爱子。田横，面对这饥寒交迫的齐国百姓，面对恩威并施的刘邦，是否低下这高傲的头。不归顺，牵连百姓将罪受，若归顺，三齐将我魂魄勾……况且他与刘邦的约定，三月为期，时间将至，如何去解决，只好再试

刘邦一次，为齐国百姓，减赋三年。这又是一个矛盾点。而刘邦与田横定下三月为期，三月后要在洛阳招抚田横，得知镇鳌山上的齐国百姓，饥寒交加，派人送去棉衣、酒肉、米粮，感化田横早日受降，完成统一大业。而田横又提出了减赋三年的条件，是答应，还是不答应，天下初定，国库空虚，又是一个难题。善良开明的戚姬，看到整日为了统一大业而惆怅的刘邦，无计可施，只有柔柔深情暗细语，于情于理的劝解，又恐两国再起战乱，百姓又要颠沛流离，受苦蒙难。为了家国安定，百姓免于战火，排演南风歌舞，亲率歌姬赴镇鳌山，感化田横。所以，这场戏，每个人物自身的矛盾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，剧情与戏里的矛盾，都一一展现。

剧中，刘邦和田横都饱经战争，看到杆杆倒下的大旗，受苦受难的百姓，都是激愤难平。刘邦既想完成统一，又想招抚田横这位明义士；而田横，又不肯被轻易招抚，还想再举齐国大旗，两人的这种情感矛盾不断地激烈碰撞，不断地激进，在这一场戏中，掀起阵阵高潮。

中国的戏曲的表演，与外国戏剧的表演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，就是在于“技”，就是外部技巧的表现。而中国戏曲的外部技巧，就是程式化，这是它最大的表演特色。一系列的程式和技术技法，包括四功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，包括五法“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”，多么合情合理的作品，如失去了这些特点鲜明的表演手法，就无法完成戏剧规定的人物，当然，戏的色彩也会大打折扣。如，在最后一场，戚姬行路的趟马身段，就是传统的表演技巧。在传统京剧《昭君出塞》一剧里，就有繁琐的趟马身段，所以，用在此处，是一个很好的借鉴，合情合理，还不失戏曲的特色，可以说是锦上添花。

《齐王田横》一剧的创作过程，我们也是在继续遵循梅兰芳先生的“移步不换形”的改革思想，尊重传统，发扬传统，改革创新，与时代的步伐相接轨，无论是在唱腔，还是在表演，处处流露出京剧艺术的古典型美，又融合京剧艺术的现代美，可以说，是一次大胆的尝试，是一次成功的挑战。

(作者单位：青岛市京剧院)